

安妮宝贝

中國現代名家精品書系

精品集

《薔薇岛屿》
《八月未央》
《清醒记》
《告别薇安》
《彼岸花》
《二三事》

她是透彻的。只是一个容易感觉孤独的人，会想用某些幻觉来麻醉自己。一个手里紧抓着空洞的女子，最后总是会让自己失望。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安妮宝贝

中國現代名家精品書系

精品集

《薔薇岛屿》
《八月未央》
《清醒记》
《告别薇安》
《彼岸花》
《二三事》



她是透彻的。只是一个容易感觉孤独的人。会想用某些幻觉来麻醉自己。一个手里紧抓着空洞的女子，最后总是会让自已失望。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安妮宝贝精品集/安妮宝贝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5.10

ISBN 7-02-004141-8

I. 安… II. 安… III. 精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10.4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03656 号

安妮宝贝精品集

安妮宝贝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700 千字 开本 880 × 1240 毫米 1/32 印张 17

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 7-02-004141-8/I · 3158

定价 32.80 元



目 录

蔷薇岛屿	1
八月未央	50
清醒纪	155
告别薇安	220
彼岸花	354
二三事	462

蔷薇岛屿



再见,时光

她说,当一个人快死亡的时候,他会经历潮状呼吸。那是生命停止之前最后一段呼吸。汹涌极了,就像大海的声音。

她说,苏,你不会听到这些。你听到的大海的声音,是有生命力的。是幻觉中的。而我听到的声音,是属于死亡的。是真实的。

她与苏去看大叻的火车站。在海拔近 1500 米的高山顶上的火车站,古老的火车只能象征性地开出短短的距离。但依然有乘客。结婚的新娘和她的家人,坐在候车室外面的廊檐下。木门上贴着时刻表。他们等待两点半的那次火车。只是一个仪式。

灼热的午后,阳光明晃晃地四处流动。新娘的白纱拖在木椅子下面的沙地上。苏走过去,把手中的一朵淡粉红的月季递给她。她说,我要给你拍一张照片。她说“要”而不是“想”。

她取出摄影包里的哈苏,半蹲下身,用连续的快门,拍下廊檐阴影下的新娘。她的崭新婚纱,和背后烙满时光印痕的埃及蓝的木门。她移动着角度,身体像一头敏捷的豹子,充满粗野的活力。她的脸在瞬间里进入专注的状态,忘了世界的存在。

月台边上有一节火车车厢被废弃了,刻满锈迹。铁轨延伸在长满野草的空地上,远处,是盛开的虞美人,在风中轻轻招摇。天空这样的蓝。有一段旧日的时光被凝固在此地。她们一直没有说话。

苏对她说,成为一个摄影师,唯一的幸福,是在于对时间的获取。如果美只存在于一秒,那么我对它的观察,会增加到两秒,然后喀嚓,把它凝固。她说:当然,在大部分时间里,我像大部分人那样,只是在浪费底片和药水。

好的照片,应该能留下世界绝壁的美感。那种逝去的漫漫时光。

就在两年之前,苏开始自由摄影师的生涯,带着相机到处旅行和拍摄,她居住在上海,曾同时为数家知名的时尚性杂志工作,包括时装、广告等种种商业性的订单。在行业里她有她独特的风格和名声。然后她辞了职,成立工作室,和出版社合作,按照主题做摄影集。这一年,她的主题是海。她来到了越南。她的书用了一支英国乐队 Cule 的歌名:From the edge of the deep green sea。

在赤道炎热漫长的夏季旅途上,两个女人的邂逅。她们都已经过了 25 岁,独自旅行,忽略过往和历史。两个人绝口不提。一个是摄影师,在上海。一个是不再工作的写作者,在北京。

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停止了写作,有一年她的时间用在了睡眠,对着菜谱做菜和行走中。在电影的出场里,她变成了一个旅行者。整整一个巴士车的鬼佬里,唯一的中国女人。脸上有长期离群索居的流离生活的痕迹。她的背囊很庞大,因为里面放下了包括枕头等所有细小的熟悉的物品。没有安全感的人,都是这样。带着所有的旧物转移。

她是在每一本书里出现过的女人。她们是一个人。是唯一在出发在行走在告别着的人。这是我的写作。是我为之而写作的唯一原由。

她在大巴车上睡觉。和那些鬼佬一样,把衣服塞在脖子底下睡眠。把光脚蜷缩

在椅子上,或者伸直在过道上。醒过来她就喝大瓶的饮用水。她很少吃东西。大部分时间她都在凝望窗外的夜色,但没有任何的趣味盎然。只是平静。

她的旅途注定只是一条漫无边际的道路。随时可以停留。随时可以失踪。

有时候我们都这样的伤心,但从不表达。就如同我们从不说爱。从不。爱是被封闭被禁忌被拖延被搁置的。这样的爱,是我手里唯一的救赎。所以我被我的罪吞噬。

她看见站在学校门口的父亲。她在郊外的小学里读书。学校在一座破庙里,有一片露天的天井,长满开黄花的野草。她被寄养在一户种棉花的农民家里,父亲每个星期六的黄昏来接她回家。他把她放在自行车的前杠上。两个人骑车赶路。路边的田野渐渐黑暗下来。父亲那时候多么年轻而强壮。他们在路上一句话都不说。

她听到耳边的声音。喇喇喇。自行车的轮胎摩擦在小石子公路上。父亲的下巴搁在她的头发上,夜风清凉,繁星漫天。她渐渐疲倦。感觉到父亲一只手扶着车把,一只手托住了她的脸。于是她睡着。

半夜醒过来,看到大巴车停在不知名的小镇加油站。鬼佬们排队上洗手间,然后三三两两地站在黑暗中抽烟。车厢因为停顿下来变得炎热沉闷。她发现自己的额头上全都是黏湿的汗水。她跨过堆在过道里的背包,走到车厢外。她把脸凑近水龙头,把冷水用手泼在脸上。她止住了胸中的呕吐感。

天气持续闷热潮湿。这个国度,一年只以干季和雨季划分。热带的高温像疾病一样控制人的身体和神经。每天无数的鬼佬打着庞大而肮脏的背囊走来走去。他们从泰国和柬埔寨过来。背囊上用绳子系着沾满泥泞风尘的大头靴子。白种女孩的脸被晒成了胭脂红。那种红,好像随时会从脆弱柔软的皮肤下面膨胀出来,开出巨大的烂醉花朵。脸颊,颧骨,鼻子上都是密密麻麻的褐色小雀斑。

阳光是多么甜美的罪恶。靠近它,进入它,融化它。他们贪婪地注视烧灼般的明亮天空,一边抹着防晒霜,一边眯起眼睛,轻声地说,哦,我的天。我的天。My Good.

3月越南的阳光,更像一场暴雨。直接,激烈,无处可逃。仰起头的时候,感觉窒息。在河内,她遇见了苏。

这是她这样喜欢的城市。阳光让人盲目不知所从。在n01hne勘c一家旧书店。炎热的天气。店堂里的吊扇慢悠悠地晃动。她在读一本印度小说。她在河内无所事事,靠阅读和闲逛打发时间,但沉浸其中,并不打算离开。苏来找LP的旧书。她的计划是越南从北到南的海岸线旅行。

苏的漆黑长发上插着几朵洁白的小茉莉。她的皮肤暗,小麦色,且粗糙。额头高,脸型略扁,眼睛很明亮。她长得和越南女子相似。笑容极少。微笑。仿佛是在水中消失一样的笑容。

她们开始说中文。对话是关于摄影。说话也不多。门口有挑着藤筐的水果贩子慢腾腾地走过,苏走过去买了几只李子。苏用矿泉水倒在上面清洗,然后递给她吃。深红色的烂熟李子,摸上去很软,旁边还留着细小的新鲜绿叶。她接过来一只。轻咬一口,酸涩进入骨髓。她不动声色。

苏说,有时我感觉自己和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关联,但后来明白,那也许是太沉溺于此。亦或已结合其中而感觉困顿。她们坐在书店的旧木头餐桌边。桌子上放着两杯冰冻咖啡。暮色笼罩过来,市街的喧嚣和热浪仍未平息。她的一只手拢在杯子上。洁净的手工创作者的手指。细瘦的手腕上有一只镂刻拙朴的银镯。

她在进入越南之前,停留在广西一个名叫东兴的小镇里。因为要办理健康证,她

在那里住了一天。晚上睡在交通宾馆潮湿闷热的房间里。长久的失眠。于是独自走到街上。坐在矮小的板凳上喝糖水。桂圆干和鸡蛋一起煮。店主是年轻的男子，安静地坐在树下发呆。小镇极其寂静，偶尔有自行车骑过，对面的裁缝店传出哒哒哒踩动机器的声音。洗头店的女孩子，涂了艳红的唇，站在街口，脸色惘然。她又走到小学校的操场，坐在破旧的石头台阶上，看孩子们在月光下踢足球。他们奔跑。然后消失。

她已经把自己的手机停掉。不会有任何电话。所有的人都和她没有了关系。

她觉得自己可以在这个小镇消失掉。她在睡觉的时候，用白床单裹住自己，紧紧地蜷缩起来。她用婴儿在子宫里的状态睡觉。

你这样的保护自己。你不爱任何人。她看到他失望的脸。他没有任何一种姿势能够拥抱着她。她离开。最后一个男人。

她约苏去看水上木偶戏。她坐在餐厅里等苏。是平时一直在去的小餐馆，名字叫 Hanoi Rose。临街的二层大露台。楼下是衣服铺子，走上去要穿过窄小的木楼梯。夜色降临的时候，大帮的异乡客聚集在这里喝啤酒，吃清淡的越南菜。路边的灯光略带昏暗，旁边是广告牌和耸立的杂乱的电线杆。对面破旧的法式殖民地风格的公寓，挂着晾干的衣服。谁家种的花，大簇大簇，诡异而妖艳。绿色的法式木窗和明黄色的斑驳墙面留下了时光的痕迹。

楼下白天的集市已经撤空了，留下垃圾和蔬菜腐烂的气息。长茎的越南玫瑰因枯萎而被废弃，横陈在路面上。摩托车仔聚集在路口。市街的声音还未平息下来。空气中有茉莉花、啤酒、烟草、灰尘、香水、汗液的气味。不知道哪家的 CD 店又放起了音乐。低音萨克斯风缓慢地吹奏起来，一个沙哑沉静的男声在唱，I saw your face shining my way……她坐在粗壮的大木桌子前，点了酸笋、混合蔬菜和烤鱼。她喝柠檬汁。大杯的白水，放入冰块，两片绿色的柠檬。如此洁净简单。洁净简单的生活，她在 25 岁之后才能够获得。有了一个人住的房子。有了一个人的城市。有了旅途。

身边桌子上的一个鬼佬问她借打火机。他穿细格子的棉衬衣，短短的金色头发，眼神敏感。他把打火机还给她的时候，问她，你喜欢越南吗。她说，很喜欢。他说，你是日本人？她说，不，我在北京生活。他说，你看起来很像越南女人。你的眼睛和她们很像。这样亮。

她微笑。按照西式的做法，女人会耸耸肩，抬高眉毛。而她只是侧着脸，低下头来。她告诉他，她的故乡在中国东南部。江南。她曾经写作。一个女人要让自己慢慢变得美好，需要穿越生活的起源。而这些起源，也是痛苦的根基。像一条河。从不停息。最终流入大海。

10 岁的时候，父亲和母亲在家里吵架。还是住在老房子里，狭小的厨房。夏天的汗流浹背。母亲不停地说话，父亲一径地沉默。终于按捺不住怒火，打了母亲一个耳光，然后父亲走出房间，骑车离开。母亲砸掉了厨房里所有的碗。地上全都是洁白的碎裂的瓷片。哭泣。她站在门外。看着。月光透过路边高大的梧桐树叶，洒在她的脸上。她从来没有再拥抱他们。路边的梧桐树后来全部被砍光。他们搬了家。父亲在此之后，从未再打过母亲一次。他什么都不说。只是沉默。从没有拥抱。父亲和母亲。父亲和她。她和母亲。

她一个人走到郊外的田野。独自躺在收割之后的稻田里，看黄昏天空中的飞鸟。她迷路。她半夜激烈地吃冰冷的米饭，用手抓着，一团一团往嘴巴里塞，直到噎得满眼泪水。后来她常常觉得饿。需要吃很多东西。她那时候那么的沉默。

所有的人都不说话。苏。

在16岁的时候我开始恋爱。和一个垃圾中学里的差生，高而英俊的男生。我看书，在重点中学里参加竞赛。他只喜欢打台球和做爱。我们完全不同。可是我急迫地要让自己被爱。我们在深夜的楼道里接吻。他抱得我那么痛。那么痛。我根本不爱他。

成长是这样痛苦的事情。苏。那时候，我总是想，我什么时候能够有钱。什么时候能够出走。然后有一天，我离开。

苏在她住的旅馆里留条，说她即将乘上开往顺化的夜车。她说，我最后一站是在西贡。我觉得我们还会见面。苏留给她一本手工水粉的小画册。WddPlants of Ha Long Bay。一页一页翻开来，都是诡异艳丽的夏龙湾山谷中盛开的野花。有拉丁文的花名。作画的是一个女子。极其简单而清雅的笔触。

她们要各自行走。独行的旅行者看重自由，从来不受任何束缚。她不接受苏的不告而别。于是跟随她的路线。只为在旅途中和她再次不期而遇。有时候是在停车休息的路边餐馆里。有时候是在海边的咖啡店里。有时候是在阳光暴烈的大街上。她看见苏。苏始终一个人。在人群中，她这样寂寞洁白，像山茶。

每一次她们遥遥相望。视线的距离犹如没人黑暗的火焰，过分鲜明。然后她们再次分开。在大叻，她住在旅游公司大巴车停车点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。偏僻的高势地形。一条有坡度的小街道。推开窗，举手可触的就是山腰的岩石和植被。是建造在山上的家庭式旅馆。回旋的小走廊幽暗逼仄。木窗框是法式的一小格一小格，非常多的窗户。黄昏的大风把露台上的木门吹得啪啪响。整个空旷的房间风声呼啸。

她午后睡了一觉，醒来时看到远处淡淡的山影。对面阳台上的鬼佬坐在秋千上阅读小说。庭院里有男人在劈柴。空气中有木头和花朵的刺鼻芳香。小镇的暮色苍茫，隐约地听到狗吠。

她躺在白棉布洁净的床单上，闭着眼睛，听风的声音。

电影里不应该有音乐。如果有，那就应该随时都有。在每一个没有台词的时刻。要么彻底空缺。要么直到漫溢。我倾向这样的状态。没有极端就没有终点。

随着年龄渐长，渐渐喜欢上提琴。

钢琴只属于少年，因为它过于明确清晰。不够暧昧。

她们一起吃了一顿晚饭。是在大叻中央市场附近的 Long Hoa 船。

那家餐馆的主人是一个嫁到了欧洲的越南女人，显然她的家境富裕并在海外受了良好教育。餐厅里摆设着瓷器、月季花、烛台、台灯和长沙发。还有中国古诗。

苏邀请她吃晚饭。她说她喜欢这家店手工制作的酸奶和荷花沙拉。那一天，她们都穿着白色衣服。苏是白粗布衬衣，她穿越南丝。

喜欢穿白色的女人，她们有自信心，旁若无人。这种自信也许来自于拥有了很多常人无法企及的东西。又也许来自于一无所有但无所求。苏经历过无数繁华的场面，但依然只喜欢光脚穿一双麻底的草编凉鞋。她有她的平常心。

她们喝冰冻的柠檬汁。相对抽烟。沉默无语。

门外的街道上有喧嚣的人潮。大叻的夜市热闹得丧失了睡眠。

56岁的父亲，穿着一件大衣站在机场的大厅里。他看过去胖而苍老。她的飞机晚点，让他在那里等了近两个小时。是下午的时候，南方的阳光带着温润的湿气，和北方的干燥寒冷截然不同。父亲从小而清冷的角落里走出来。脸上柔软的笑。她只

在春节回家，停留两三天左右。父亲的笑容。见到她的喜悦。父亲眼睛的眼白很浑浊。她留意到父亲的眼白。心里咯噔一下。

这个场景她一再想起。她看到他的时候，心里这样痛，但什么也不说，只说了一句，你等了很久吧，就直直地往大门外面走。他跟在后面，因为腿疾复发，走路很迟缓。但是他这样地喜悦着。

他们不拥抱。在她读高中的时候，学校开家长会，父亲的腿已经走不上楼梯。她下意识地扶他，他推开她的手。他从不愿意在她面前流露出任何脆弱。

17岁的时候，他带她去旅行。他们去苏州。父亲在火车里看报纸，一页接一页，哗啦啦地响。她坐在他的对面，穿着校服的白衣蓝裙，看着窗外。他们在虎丘塔下各自拍了一张宝丽来照片。父亲在小餐馆里点了排骨和青菜，把排骨夹到她的碗里。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让她高兴。他们闷头吃饭。半夜她睡在旅馆黑暗的单人房间里，对着墙壁哭泣。

后来她把他就逐在离自己很远的城市里，把自己放逐在离他很远的城市里。她的生活是，异乡的漂泊。一个城市，又一个城市。写作。陌生人。危险。不安全。男人。告别。还有漫长的漫长的孤独。

他们不说话。他们的痛苦是彼此的镜子，把对方看得清清楚楚，彼此怜悯，却无法伸手触及。从没有倾诉。争吵，隔膜，冷漠，固执。只能以这样的方式维持。就是这样。有些人，他们这样地爱。他们的爱相隔两岸，只能观望，不可靠近。苏。那种感情，就好像是父亲的腿疾，与生俱来的残疾，年龄渐长就渐痛。有时候是羞耻的，不能碰触。这样的痛苦。仿佛宿命。

她们去电影院看了一部韩国片子。大叻唯一的一座山顶上的电影院，有一个很边缘的名字，叫三又四分之一。或许是四又三分之一。她没有记住。却记得在黑暗闷热的电影院里，她流下泪来。这眼泪和正在上演的喜剧剧情无关，和空旷影院里散落的寥寥观众无关，和身边沉默的苏无关。

她很久之前，就是这样，会轻易脱离身边的处境，进入一些茫茫不着边际的寂静里面。所以，她常常不记得别人对她说什么，她只记得某一刻她所面对的气味和声音。她容易失神。

她们走出电影院的时候，外面的夜市灯火和人群正沸腾。法式高级餐厅霓虹闪耀，湖边的妓女穿着高跟鞋不动声色地等待，丝绸店放着整匹整匹的缎子和布料，有坡度的马路边，露天咖啡店坐满了当地的越南男人和女人。

苏说，我们去看市场。市场堆满了货品，从茶叶到鲜花到干货到草莓，到处都是人和垃圾。巨大的声浪汇集成潮水，把人覆盖至无法呼吸。炎热。夜色。汗水。声音。烟。气味。手上的皮肤。食物。花瓣被踩成了烂泥。苏走上天桥，扒在栏杆上俯拍涌满了人的街道。两边是陈旧高大的建筑，隔出一条被昏暗的路灯照耀的马路，全都是摊贩和游客。混乱，肮脏，泛滥成灾。苏明显地兴奋起来。她手里的相机频繁地发出刺眼的闪光。

让我们一直走到世界的尽头去。苏。

她在深夜，搭上从北京赶回家去的飞机。母亲在电话里哭诉，父亲病重。她的飞机再次晚点，在机场等到天黑。同时出发的，从北京开往大连的航班，在一个小时之后坠毁在海里。112个人死去。那天是5月7日。在飞机上，她这样疲倦。她又饿。她已经过了25岁，依然独自一人，没有给过父亲她的婚礼和孩子。没有给过父亲任何安慰。她要带他回北京。把他留在她的身边。照顾他。她蜷缩在座位上，闭上眼

睛。看到父亲在机场喜悦的脸。但是她知道,这一次,父亲不会出现。他已经病危。看见她,他会多么的高兴。

将睡未睡的昏沉。看见父亲带着她去买衣服。父亲对母亲说,女儿都读高中了,应该穿些漂亮的衣服。他带她在大街上走。一家店铺一家店铺地看。是冬天。她挑了两件大衣,一件刺绣的木扣子羊毛开衫。还有围巾。店员替她拿着换下来的衣服,一边说,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爸爸呢。这样好的爸爸。疼爱女儿。父亲坐在旁边的凳子上,他的腿因为走路而疼痛。他看她试穿衣服。他从没有带她看电影,从不带她去冰激凌店,从没有拥抱过她。那是他们很少的几次单独相处。她记得这样清楚。那件羊毛开衫她穿了近8年。这样喜欢。直到纯羊毛被蛀了大大小小的洞。

赶到医院的时候,已经深夜11点多。父亲的床位放在值班室门外的走廊里。她看到他的第一眼。看到他带着血迹胀大的脑袋,看到他嘴巴里的氧气管,脑子里划过洁白的闪电,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一切都晚了。她知道她已经不能带他走。

母亲说,脑溢血。早上7点吃完早饭,一切无事,仅仅是站起来的一瞬间。送进医院抢救,脑部清除掉血液后,再次出血。医生已经放弃了他。说,结果是一样的,你清楚了吗。你清楚不清楚。她说,我清楚。她坚持让他们动第二次手术。母亲哭。不要再让他痛了。还要再打开脑部,他怎么受得了。她说,我们要动手术。必须动。必须。

她在手术室外面的水泥地上铺了张报纸,坐在地上等。门口已经坐满了人。空气污浊闷热。她靠着墙壁,沉默着,不吃不喝,无声地掉眼泪。等了9个小时。她不能让他死。她要把他带走。

最后一次争吵。她辞了职,在上海找到工作。她要走。她对着他说,我要离开这个家庭。我一定要离开。她激动得浑身颤抖。她不吃饭。整夜地失眠。父亲沉默。什么话也不说,脸上是一条一条突然苍老起来的纹路。无能为力的。悲哀的。就像她回家过年之后,要回去。父亲送她,一再地看着她,等她进了安检,还在张望。同样的神情。她知道他难过。他会一再地后悔自己为什么让她一走千里。她对他说,爸爸,以后你来北京和我一起住。我带你去医院看病。我们去旅行。他说,你自己先稳定下来。还是有些高兴地笑。他的眼睛,眼白已经浑浊。这样苍老的男人。他的笑容像以前的黑白照片里一样,宽宽的前额,嘴角带着天真。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对话的内容。

她们去了中央广场附近的大排档。当地的居民排了矮矮的木桌子小椅子,兜售各种食物:炭火上烤熟的玉米,鲜嫩清香,微微有些焦。大盆大盆的贝壳和螺,与野菜及姜一起煮,1万越南盾一碟子,就着啤酒吃。整桶的鲜豆浆和玉米糊,放了白糖。孵出了小鸡形状的鸡蛋,煮熟后用勺子挖出来吃,能看到内脏和肌肉。放了牛肉片,鲜虾和野菜叶子的米粉。年轻的母亲带着孩子在做生意,越南女子都是结实而勤劳的。广场边的台阶上有乞丐裹着麻布睡觉。卖手工编织丝披肩的小摊女人在抽烟。

她们坐下来,要了两碟不知道名字的螺。从远处掠过来的凉风把帐篷吹得哗哗响。高山上的夜,在风中开始感觉到些微的寒意。她们喝酒。抽越南的当地烟。苏说,你是否觉得不安?

她说,这里都是当地人,鬼佬太少。他们不来这里。他们不来危险的地方。

苏说,你不习惯和别人没有距离地相处。也许他们离你太近。她说,我不知道。

你出来从不和其他人说话?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始……你看那些日本来的独自旅行的孩子,他们也总是沉默的,神情严肃。东方人都习惯收敛自己的感情。

以前曾经看到过三句话,是这样说,工作的时候,不计报酬,爱的时候,想不起曾经受到的伤害,跳舞的时候,不知道别人的存在。

你会这样做吗。

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工作。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爱和跳舞。她说。那你做什么。

一行走。只是行走。不说话地行走。

电影中的场景是这样的:异乡的高山顶上的小镇,两个萍水相逢的陌生女人,坐在灯光昏暗人声鼎沸的大排档里。旁边是食物的热气,孩子,妇女,即将枯萎的长茎玫瑰,女人手指间的烟草,喝空的啤酒瓶。呼啸的大风和越南语的声音。

她们独自出来旅行,各有历史和往事,绝口不提,像所有清醒而表情寥落的旅者。一个女人在黑暗闷热的剧院里流下了眼泪。另一个女人在天桥上俯拍一个混乱肮脏的市场。她们沉默。倾诉变成了嘴唇之间明明灭灭的阳光,穿越一座庞大阴暗的森林。

语言最后是禁忌的。是被废弃、被遏制、被压抑的。我们对自己说话,或者对陌生人说话。语言无法穿越时间。只有痛苦才能够穿越一切永恒。

在父亲死去的前一天晚上,她在他身边守到很晚。走廊的尽头,有一个窗口,能够看到雨水倾泻一样地倒下来。深夜又有被急送进来的病人,是一个被卡车撞伤的男人。他的头上有血迹,但身体看起来完整无缺。医生很快就给他罩上了氧气,进行输液。他的推车就在父亲的病床附近。男人的一只脚上没有鞋子。

就这样,她看到了他的潮状呼吸。那么用力地呼吸着,似乎要把胸部的隔膜全部顶破。似乎要把灵魂释放出来。寂静的走廊里,除了雨滴的声音,就是这有规律的一起一落的呼吸。5分钟后,男人被蒙上了白布。

那时候父亲还在弥留。他的呼吸还是强盛着的,口中的氧气管随着头部晃动。她开始感觉,他也许真的不会再睁开眼睛。她站在他的床边。他们相隔着茫茫的生死。他要留下她一个人。她计划的蓝图全部落空,曾经以为会有有的赎罪和补偿的时间,如同流水一样,从手指间一股一股地滑落,消失。不会再有。

她记得自己跪在父亲床边的水泥地上,在深夜空寂的走廊里,把头埋进床单里祈祷,神,请你宽恕我的罪。她听到自己的声音,含糊而深重地,穿透了尘埃。可怜的人啊。可怜的人。在这个世界上,我们是多么的卑微,脆弱,徒劳挣扎。

除了顺服命运,我们一无所知。

苏,我们曾经付出的一切,得不到任何救赎。

她抬起头看苏。她的眼睛很亮,浸润着水,仿佛始终泪水闪烁。她说,我们再到一盘炒田螺,只要你不怕拉肚子。不会,我带着药品。苏说,如果我们恐惧太多,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穿越。有一个美国的摄影师,Joel Peter Witkin,他从小生长在纽约布鲁克林贫民区,6岁时目睹一场车祸,被碾的小女孩的头颅滚到他的脚边,这个童年经验影响了他日后的创作,所有的作品都是在探索暴力,痛苦,死亡,指向畸形人和人类的病态。有记者问他,为什么不愿意拍些清纯的东西,是觉得那样会滥俗吗。他说,赏心悦目的事情很容易做,但就像用自动相机,我无法得到满足。我的作品是处于趋向光明的需要,但必先经过黑暗。

这句话我极喜欢。苏说。我也是一个摄影师,但我不拍像Joel那样的照片。我不拍用睾丸上吊的男人,伤口里堆满蔬果的死狗,没有肢体的活人,接吻的死亡头颅。经过黑暗的时间如果太漫长,会让我们觉得寒冷。

你一直想拍的是什么。

大海。除了大海。还是大海。他们说，从顺化到会安，中途会经过岬港。而从岬港到会安的那段路途，属于50个一生中必须看一次的地方。

大巴车一直在盘山公路回旋。高山的另一端，就是深绿色的空旷寂静的大海。天空有淡淡的阳光，海面幽暗清凉，如同地狱。它倒影着高山连绵起伏的苍翠峰峦。越到山顶，空气越潮湿寒冷，大片的云雾笼罩在山谷中，车子穿过去的时候，雾气扑面而来。沙滩。高山。山顶的云层。深浅不一的绿色树林。渔村。海面上的阳光。

越南的旅途，其实一直是沿着狭长的海岸线在行走。沿着大海，从北到南。

苏说，那是离我们的灵魂很近的东西。或者说，我们要一直地，住在里面。

最后一个夜晚。包围着父亲的仪器，全部停止了运作。父亲的脑袋因为水肿，膨胀得比常人大多。头上的白棉线网兜因为太紧，一格一格地撕裂。左侧有动手术留下的缝线，已经被血浸泡成黑色。手术损害了神经，他的左眼皮青紫色地隆起，嘴巴里一直插着氧气管。当护士把粘着氧气管的胶带从父亲脸上撕掉，他的嘴唇变得雪白。并且没有办法闭上。

值班医生给父亲拉了心电图，窄小的白纸上是一条直线。这是医院做为死亡的证明。她直直地站在一边，伸出手，托住父亲的下巴，试图把他的嘴唇合起来。手心所接触的那块皮肤依然柔软，有胡须茬。在一个瞬间，深不见底的寂静把她包裹起来。她听到值班室里的医生和护士在说话，有笑声。隔壁房间里的病人在吵闹和哭泣，那个乡下来的女人手术后一直疼痛难忍，于是咒骂她身边所有的亲人。空气中有灰尘和雨水的湿气。可是她听到的声音，唯一清晰的，是那个男人说，囡囡，摸摸爸爸的胡子。童年夏天午睡的时候，父亲让她趴在他的身上，摸他的下巴。短短的硬的青色胡须茬，刺着手心发痒。他们住在弄堂里的老家，木板地上铺着凉席。父亲是年轻的男人。这样干净英俊的男人。

那是他们曾经带过给彼此快乐和安慰的最短暂的一段时光。她很快就长大了，变成一个桀骜不驯的女子。父亲很快因为重担和劳苦而沉默了，不再说话。

身边是一大堆在哭泣的人。她给父亲穿衣服。父亲的身体迅速地变重。体温还在。她把一直围在脖子上的一条棉头巾扎在父亲腰上。她希望他能穿着喜欢的旧衣服走，但是他们买来的是崭新的寿衣。太平间的老头把父亲放到推车上。推过走廊，推进电梯，推出大门，推在下雨的水泥路上，推过一个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，最后推进医院后面一座残破的楼里。父亲的身体随着车子的行进，一有颠簸就晃动起来。她护住他的头，怕他的身体因为太重摔下来。父亲看过去没有任何依靠。

太平间像仓库一样空空荡荡。里面有一个大冰柜，用来烧锡箔的搪瓷盆，摆供品的旧桌子，和一张排空空的椅子。他们把父亲放在水泥台子上。墙壁上有两个换气扇，叶片缓慢地转动，雨水打在上面，发出叮叮的声音。大门洞开，潮湿的冷风吹进来，能看到被雨水洗得发亮的树叶，和渐渐沉寂下来的深夜的马路。一切可以结束了。

她们喝完了最后一瓶酒。地上是凌乱的烟头。苏说，我带你去看看教堂。大功有一座1931年建造的天主教堂，你不会有太多机会见到高山顶上的教堂。

她买了一只烤玉米。用手掰成两半，分给苏。玉米冒出清香的热气，嚼在唇齿间，软而温糯。她像童年时般一粒一粒地咬下来吃。心里有微微的快乐涌出来。那种平常的淡泊的简简单单的快乐。苏把手搭在她的肩上。她也快乐。但两个都是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快乐的人，所以只是在黑暗的山间坡道上，快快地行走着。

她想起来，她已经很久没有朋友。没有一个亲密的人。

苏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我和父亲最平静最长久的一次相处，是在医院简陋冰冷的太平间里。

深夜的时候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。每到整点，一点，两点，三点……我就起身给他叩头。因为按照风俗的说法，父亲已经动身，在越走越远。他要吃点东西，喝点水，带一些钱走。于是我不断地在烧锡箔，在续上香火，在向他叩头告别。

我们这样平静地在一起。苏。父亲的身上蒙着被单。他看过去像一个孩子，被遗留在黑暗的夜色里，沉默的，好脾气的孩子，孤单的孩子。我站在他的身边，抚摸他的身体。他的肩膀，胸部，手，脚，疾病的腿，缝着线的鲜血残留的脑袋。我又抚摸他的脸。他的额头，鼻子，眼睛，嘴唇，下巴。还没有消失的骨骼，肌肉，轮廓，依然如此清晰，只是没有了温度和气味。他这样的重。这样的冷。

凌晨的破晓时分即将到来。父亲应该已经走到了对岸。我们的告别要结束了。我一次次，一遍遍，抚摸他。抱住他，把脸贴在他的胸口上。隔着白布，我感觉到了他的身体渗透出来的寒气。这是他曾经给予我的感情的物证。一具尸体。上天把他收回去了。这个唯一关心着我，不放弃我的男人。这个给予我骨血的男人。这个在我发烧的时候，深夜抱我去医院的男人。这个牵着我的手送我去上学的男人。这个被我放逐在故乡一走千里的男人。这个辛劳孤独的男人。这个我未曾给予任何报答和安慰的男人。他被收走了。我们再不会冷漠和僵持。再不会有相逢和告别。他已经死了。

我这样的不舍得。苏。我什么都不能做。苏。

我的身体有一部分也已经死了。再没有回应。苏，当门外的天空开始发亮的时候，我看到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微蓝的潮湿的容器。空空的。什么也没有。新的一天就在眼前。我觉得这样的孤独。

苏。你知道那种只有你一个人的孤独吗。所有的人都和你没有关系了。所有的人都消失了。于是我只能哭泣。

.....

夜色中的教堂。尖顶上的十字在黑暗中像一颗星辰。她们拉开铁门，走上宽大的水泥台阶。大风呼啸而过。苏说，教堂里面有绿黄相间的彩色玻璃，刻着圣母和耶稣的画像。天顶很高，白天的阳光照射进来，好像是天堂开出来的路途。白天我曾来拍过照片。

苏问她，你相信上帝吗。她说，我相信宿命。相信掌控着我们的巨大的力量。从不允许我们违抗和逃避的力量。苏说，听听黑暗中的声音。听。你听到什么。

她沉默地站在台阶上。她伸出手摸到苏的手指。她们的手交握在一起。

苏说，我只能听到大海的声音。小时候我的母亲在小镇开了一个杂货店，我睡在外面的柜台上，她和继父睡在里面。后来，我在城市，住在单身公寓里面，深夜煮完泡面，累得无法洗澡，躺在床上。我一直，只能，听到大海的声音。

你没有见过父亲吗？我出生之前他就死了。一直和母亲继父生活。父亲的概念，对我不存在。

所以你永远都不会想他。

是。永远都不想。

在殡仪馆里，她看着父亲被推进了焚烧炉。她站在那个巨大的轰隆轰隆作响的房子里，地上全都是干燥的粉末。工人对她说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来的地方。最后

来的地方。走吧。不要在这里多呆。

父亲被推进去之前的脸，感觉很陌生。他在冰库里被放了一夜，脸上因为被化妆抹了一点点胭脂，以便让脸色显得红润一些。父亲的脸上已经没有任何她记忆中的痕迹。她相信他已经走远了。走得非常远非常远。他不会在这里。而他们要烧掉的，只是一具尸体。

在落满鞭炮碎纸的空地上，她看到了巨大的烟囱冒出浓浓的黑烟。黑烟在灰蒙蒙的天空中盘旋，然后逐渐褪淡，直到消失。

从窗口里接出骨灰的时候，她感觉到了手上的热量。她用信封装了一部分骨灰，以备带回北京。物证。她要留下这感情的物证，不能手中一无所有。

按照习俗，必须在正午 12 点之前把骨灰入墓。车子经过村庄的时候，母亲打电话说，这是父亲教过很多年书的地方，路上要放一些鞭炮。大雨滂沱。路边已经有村民打着伞，扛着花圈在等。父亲曾在这个偏僻而幽美的小村里，在小学里教书，度过他的青春时光。高中毕业，没有机会进入大学，因为“文革”开始，他必须下乡。当他回到城市里，真正开始创业的时候，已经过了 30 岁。

任何一个人都不能选择自己的生活。你知道。

车子停在公路上。沿着泥泞的田野小路走过去，长长的一串队伍。空旷的群山和稻田被雨雾弥漫。雨太大，她把身上的外套脱下来裹住了父亲的骨灰盒。骨灰盒捧在怀里，这样地重。她感觉自己似乎是在用尽全力支撑着父亲的重量。一堆白灰的重量。

一连串的仪式。在农村，丧葬已经带有神圣的宗教意味。每一种风俗，都被用来安慰生者的伤怀，不愿意承认死者的消失。就像殡仪馆的灵车来接父亲的尸体时，他们告诉她，要一路扔锡箔，这是买路钱。过桥的时候，要对父亲说，过桥了。手里的香不能熄灭，要一直续，一直续。仿佛父亲的灵魂就栖息在这微弱的一点香火。可是她眼看着他们用一块布包裹住父亲的尸体，打上结，然后塞进了白色面包车的底部空位。父亲被包裹得像一段树桩。

11 点 48 分的时候，父亲的骨灰盒入了墓，一起放进去的有他平时一直在使用的笔，公文包，梳子，她给他买的羊绒衫和衬衣，她已经出版的书。父亲只能带走这些。雨水中的泥地上，插满了点燃的香。他们开始焚烧大堆的锡箔，父亲的其他衣物。火在风中发出哗啦啦的声音。雨突然变小了。

在回家的途中，汽车在码头上等轮渡。等了很长时间。她睡着了。很多杂乱而奇怪的梦。在梦中看到了一棵棵树，树上是用绳子悬挂着梨。一只一只，长长地悬挂在那里。是一片空空荡荡的果园。看不到尽头。连绵的苍翠青山。空旷的田埂小路上，一个男人走过去。转身，对她微笑。喜悦的面容。这样喜悦的笑容。她醒过来，发现自己浑身颤抖，不可自制。她伸出手，看着自己的手掌。她的手指蜷曲着，如同半握。

窗外是城市的暮色。和往日一样沉寂。玫瑰灰的天边的云层。路上的人表情平淡。生活一如既往。死去的人消失了。

时间迅速地填平一切。就像海水覆盖了地球所有的凹陷。

苏，我知道死亡是这样平常的事情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每天都有无数的人在死去。疾病，灾祸，谋杀，战争，死刑，贫穷，愚昧，自杀……生命像野草一样蓬勃而卑微。

我们对别人的痛苦从来都没有怜悯。所以我们的世界依然黑暗而痛楚。地球只是一颗孤独的蓝色星球，脆弱地转动，没有人知道它停止的期限。人，被剥夺了所有

的力量。我们只拥有如此短暂的生之甘甜：季节，爱抚，温暖，往事，肉体……我们为此而生存。如此的盲目而无从得知。

爱的人，我们亲手送走他。看他化成了一堆灰。自己亦将如此。

苏。如果我们能够有怜悯。我们该如何地沉默，如何拥抱。谁又能够来告诉我们，如何来穿越这漫长的，漫长的绝望……

她们离开了教堂。深蓝色的天空上有异常明亮的星群。离得这样的近，能够看到跃动的光泽。远处的农居有明灭的灯火。路灯照亮洁白的山路。旁边的小旅馆露台上，有年轻的男人独自黑暗中，喝着一罐啤酒。她们沿着高高坡度的大路，走向春香湖边，重新回到广场。已经是接近凌晨的时候。广场上的人逐渐散去，留出一地狼藉的垃圾和喧嚣过后的荒凉，苏拿出相机。她用闪光灯。她极为喜欢闪光灯。她说这刺眼的闪光，能更为剧烈地感受到时光的凝固。

苏拍广场上散落的枯萎玫瑰，拍睡着的乞丐，拍坐在黑暗中神情疲惫而冷漠的妓女，拍昏暗灯光下陈旧的墙。

她站在旁边，点了一根烟。开始清理父亲的遗物。

非常多的照片。15岁的父亲，站在上海的外滩。早熟的少年，脸上有一种傲然神情。那时候家境已经开始败落，他是家里的长子。

20岁，去了乡下。在偏僻山村里和孩子在一起。

27岁，和母亲结婚。两个人在杭州西湖留影。穿着黑色中山装。身边是大辫子黑眼睛的漂亮女孩。两个人的脸上都有淡淡的忧伤。相伴近30年。

30岁，回城。上班。辞去公职，建立公司。风雨数十年。很多照片是在全国各个城市的车站拍下。瘦而英挺，眼睛有一种炽热的光芒。

40岁。经历了事业上的挫折，爷爷去世，孤独逐渐渗透出来。神情中有疲倦。50岁，公司重新拓展。胖而有疾病的男人。站在公园的阳光下，身边是妻儿和回家过年的女儿。孤独和理想，压抑和激情，坎坷和智慧，劳碌和责任。一路牵绊。

56岁，脑溢血。去世。

还有大堆的旧物：旧书，旧报纸，旧杂志，旧照片。各种资料。30多年前的发票，凭证，车船票。

有一个发黄的牛皮纸大信封，拆开来，里面有她婴儿时穿过的一件小棉布褂子，是奶奶手工缝制的，已经发霉。小学入学的学费发票，成绩报告单，写着歪歪扭扭字体的日记，一直到大学毕业的就职推荐工作时的培训笔记……所有她根本想不起来或丢弃已久的东西，他全部收藏起来。

在银行里的保管箱。拉出来。里面没有任何一张存折或存单，只有一堆旧的票据，全都是取款凭证。父亲已经把他所有的钱投入到公司的扩大再生产。身边没有留下一分钱。有一叠照片，是一个陌生的女人。应该是曾经爱过的女人。还有一个纸包。里面是一小撮幼细的黑发。是她婴儿时候的头发。

没有了。这就是父亲最为隐秘的收藏。从不透露给任何一个人。

他的感情如此深刻和封闭。陷入在对旧事旧物所有的沉浸之中。从不表达。不习惯，也找不到方式。所以不表达。从不表达。

她看着身边的母亲。她说，妈妈，父亲已经走了。不要计较他。母亲点头。母亲和父亲，都是这样善良的人。善良的人，在一起并不能保证幸福。每一个人，都是在各自孤独着。无法靠近。

分离的时候，甚至都未曾说声再见。

那个夜晚，她手心里捍着自己婴儿时候的头发，身边放着发了霉的小棉布褂子。疲倦之后的放松，终于睡下来。囡囡。她听到他叫她。改不了口，25岁之后还这样叫。江南人对婴儿的爱称。她是他手心里的宝贝。只是谁也不说。在梦中她看到自己照镜子。漆黑浓密的大把头发，全部倏倏地掉下来。全部掉完。

我很想说声再见。苏。只是一声道别。再见，时光。

再见，我的爱。黑暗中，房间所有的窗户都打开着。大风呼啸而过。风四面八方地呼啸而过。

是在她的小旅馆里。她和苏，一起躺在铺着白色床单的大床上。她把身体蜷缩起来，那种婴儿在母亲子宫里的姿势。苏从背后抱住她。苏温暖的身体靠近她。苏的手，柔软的手指，抚摸她屈起来的背脊和膝盖，一点一点，把她扳直。

她拥抱着你。你感觉到了吗。

是。你拥抱着我。我没有办法和你做爱。可是我爱你。

我也爱你。苏。

不要恐惧。

不。我不恐惧。我们相爱。多么好。

相爱才能带来活。才能活着。活下去。它穿越痛苦，带来慰藉。它温暖。平淡至极。

苏说，7岁的时候，有一个男人路过小镇，走进我家里的杂货店，来买一包香烟。我就站在柜台旁边。他背着很大很重的行囊穿着一件浅褐色的粗布衬衣。他问我去往渔港浦湾的路途。我告诉他。然后他说，你想不想和我一起走。我说，想。于是我们一起走。

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大海。我们在海边待了一个晚上。整夜都在看海。他是一个摄影师，我不知道他来自遥远的北方。他替杂志来拍一组照片。他教我透过镜头看大海。他说，你看到了吗。这所有的时间都在往前走，但是你轻轻一按，喀嚓。它就愿意为你停留下来。

半夜下起雨。在海边山上的旅馆房间里，他抚摸我。从来没有人这样温暖地抚摸过我，从头发到脚趾。他的手指像流水一样，没有声音，也留不下痕迹。他最起码应该有近30岁。我喜欢他的气味，他肌肤的温度，他的手指。我们拥抱在一起。他整夜拥抱着我。

他说话吗。

不。他不说话。他似乎竭尽全力。他要给我的，不是他的欲望，不是绝望。他爱我，就像爱着日出时候的大海，爱着旅馆房间外面盛开的栀子花，爱着每一个逝去而又来临的夜晚。第二天，他离开了小镇。留给我一张照片。

照片上是什么。

我的裸体。栀子花。黑暗中的洁白。他对我说，你们都这样的美。虽然一切都会消失。照片后面写着一个英文。10年之后我才知道它的原义。是癌。这对我来说，也已经不重要。因为他离开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。

你们彼此一无所知。

就像黑暗一样盲目并且真实。

后来我离开了家。我见到很多不同的大海，包括一次重回浦湾。但都不是我童年中的大海。不是那种样子。它留在我的记忆中。不可言说……

他理着平头，很瘦，身上有一股消毒水的清爽味道。眼睛明亮得像一块灼烧之后